



源於真蓮

# 中國足球何去何從？

距離世界盃還不到一年的時間，目前已經肯定明年能進軍卡塔爾的隊伍暫時只得13隊，包括東道主卡塔爾、巴西、阿根廷、比利時、克羅地亞、丹麥、英格蘭、法國、德國、荷蘭、塞爾維亞、西班牙和瑞士，而個人則比較喜歡意大利及葡萄牙，但當中也只能有一隊進入決賽周，令人不禁緊張起來。

至於中國隊目前的情況跟往年一樣，假如在亞洲12強B組幸運地以第3名出線，也就要面對同組日本、澳洲及A組的阿聯酋，假使能再贏上去，就更要對美洲隊伍爭附加賽的席位，理論上晉級機會率低於萬分之一，微乎其微。

中國這幾十年的世界盃足球路可說是荊棘滿途，除了2002年因日本、韓國共為主辦國，兩隊均不在亞洲區爭取入決賽周，中國才第一次入圍，以前更有兩屆因為未能戰勝中國香港隊而未能進入亞洲區第2圈賽事。今屆更在亞洲40強賽時，主教練離隊，本土教練李鐵臨危受命，接過了爛攤子，讓中國足球重新團結起來，在逆境中殺入12強賽，目前6場紀錄為一勝、兩和、三負，成績未如理想，加上李鐵本身負面消息太多，這樣的球隊想要有好成績亦是難上加難。

中國足球這十多年來一直想要圓世界盃足球夢，中超每隊球隊都花費數億元以上人民幣去組織球隊，

每隊都有招聘國際級著名球員加盟，希望藉着國際級球星能帶起本土中國球員足球技術及足球意識；如此「下重藥」的結果下，球隊真是有個一下光輝，廣州恒大成為亞洲之冠兩次奪得亞冠盃冠軍！但光輝過後奈何始終未能培育出一班中國傑出的足球員，好像總是力不從心似的。其實在14億人口中要找11個出色球員真的很困難嗎？總覺得中國足球的架構好像很混亂，欠缺組織及長遠計劃，欠缺「有效足球人口」，玩足球的青少年多，真正去參與比賽的少。沒有足球青訓，何來足球發展，何來足球接班，這樣又如何培育可造之足球員呢？

世界盃外圍賽，中國是12支球隊中平均年齡最高的一隊，29.6歲，也代表中國足球現時欠缺生力軍。回顧當年2005年荷蘭世青盃，中國於決賽周，分組贏烏克蘭、土耳其、巴拿馬以全勝姿態進入16強複賽，最後僅以2比3負於德國出局，可見成績不俗，為何之後又無以為繼呢？

中國足球到底何去何從？不停叫改革，如果不能計劃一套持續性的方案的話，即使當刻成績不俗，再往後十年看，是否又要再從頭培養高水準足球人才呢？如此一來，要發展足球很可能依舊是空談。且不說中國足球，其實本港的足球目前也是面對同一個環境，只可以講聲「大家努力努力吧！」



方寸不亂 方芳

# 誰之過

在海怡港鐵站，看到某國際幼稚園學校的宣傳廣告，內容主題是「國際和平日」，照片都是可愛小朋友的上課活動照片，其中一幀是幼兒坐着揮舞多國的國旗，彰顯「國際和平日」，幼兒手上有美國旗、加拿大旗、意大利旗、巴基斯坦旗……以美國國旗佔主導；奇怪的是，就是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土地上，「國際和平日」竟然沒有自己國家的份兒？看到這廣告不禁要問，這是人為疏忽，還是別有用心之操弄？如果是疏忽，值得幼師學會尊重祖國的地位，否則怎樣培養新一代？

或許又有人說，幼稚園而已，不要「小題大做」，國際學校嘛，「不要嚴格要求」。香港教育崩壞，過去沒有國情教育，大學、中學淪陷，小學被滲透，如今連幼稚園生也被操弄，情況值得教育局關注。

經過早前一段時間的整頓，情況是令人稍感安慰，大部分幼稚園生在學校都有國歌和國旗教育，回家都有所表現，聽到電視播放國歌，小小年紀的他們，懂得在電視機前肅立跟唱，幼兒雖然五音不全，或歌詞含糊不清，起碼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對國歌、國旗要尊重，教育從幼兒開始，幼師責任可不輕。

香港不少學生曾被「黃師」煽動參與暴動，身陷囹圄，前途盡毀。近日多場立法會候選人辯論，其中一區的候選人在辯論期間竟大呼大叫：「政府仲唔放晒咩年輕人，佢哋冇晒前途啦！」極盡煽情之事；倒是另一位候選人反駁他：「黑暴你仲好意思提？」是的，兩年前的一場黑暴，令香港傷害至深，至今還未能復原。

年輕人前途盡毀，是誰之過？參與暴動，受到法律制裁，天經地義，香港是法治之區，沒有人應有暴動的特權。候選人斷章取義，顛倒是非，把「曾犯法年輕人」的前途湮滅於人，就是這些人的慣用伎倆。善良的香港人，以前看不懂，如今經歷了黑暴重創，應該醒悟了不少。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破產老人濫用司法覆核權

我們可以合理地分析，郭某是否濫用司法覆核權？如果是的，我們是否就讓他永無止境地濫用下去？例如，新界原居民沿用了半個世紀的「丁屋政策」被郭某死咬不放！一而再再而三地任由他去挑戰基本法第40條。

我相信每一位具有理性思考的人，在做出任何行動前，都有一套全盤的預估，也就是把這件事情放在手掌上掂一掂，如果輸了，自己輸不輸得起？郭某假設輸了？就算輸了！反正他也没什么損失（牽涉到重大的公帑利益，可以豁免承擔對方的堂費）；換句話說，郭某用政府的法律援助金控告政府，如果輸了他就拍拍屁股，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在此我要提出一點反駁，什麼叫做「重大的公眾利益」？丁屋政策是在自己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上興建一棟小型屋宇（俗稱：丁屋），犯了什麼重大的公眾利益呢？試問看官，你們在自己私有的土地上興建一個建築物，只要合乎政府法規，犯了什麼重大的公眾利益呢？如果以這個邏輯來推論，本港富豪的豪宅是否也犯了公眾利益呢？浪費了公眾土地資源嗎？我認為，富豪因為富有，所以他們可以興建豪宅，而新界原居民他們有祖先留下來的土地興建丁屋，

犯了什麼公眾利益？郭某用公帑控告政府，他已是一個破產的人，仍然可以繼續用公帑控告政府，而新界鄉議局則用盡自己的財力物力人力護守原居民傳統權益！郭某用如此極至的方式誣衊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扭曲基本法第40條「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這場官司可說是香港社會的一個笑話，我相信在鄰近幾個國家或地區都不可能發生如此滑稽的事情。

一個80多歲的破產老人，藐視政府既定並行之50年有效的政策，挑戰基本法，利用人性的酸葡萄心理，製造社會輿論，企圖破壞社會的安定和諧；今天可以挑戰基本法第40條，明天可以挑戰基本法第41條，如此類推，居心叵測。

據聞，郭某認為丁屋政策歧視女性；但在法庭上，當法官問他：「你的意思，女性也可以申請丁屋？」只見郭某靜默不語，郭某是真心誠意地要替女性原居民爭取權益嗎？

終院判詞，謂丁屋政策屬傳統權益，受基本法保障，裁定政策合憲，即郭某敗訴。筆者呼籲，希望就此有關丁權丁屋丁地之事，交給特區政府及各區地政處處理，不要再浪費納稅人的錢了！這兩三年政府庫房的開支可真用了不少！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梅既芳時荔也香

看過《梅艷芳》後，最感觸還是T叔，問他對影片有什麼評論，T叔說大同小異的意見給人說得太多，他不想重複了，但是梅艷芳小女孩時代，正是他對戲曲開始感到興趣的青少年期，當時為了觀看京劇，同時因為愛上攝影喜歡拍攝舞台照片，每星期至少都有四五天從灣仔過海到荔園看粉菊花，那年代荔園好不熱鬧，京劇粵劇魔術表演什麼娛樂項目都應有盡有，最吸引觀眾的還是時代曲那個角落了，偶然看到一對年約七八歲的小姐妹在表演，每次表演後掌聲都響個不停，如今才醒覺到是梅艷芳和她姐姐，真是賤日豈殊翠，貴來方稱福。

可惜園中得過不少掌聲可愛的小演員如今多已去向不明。

此外，T叔還連帶想起比粉菊花更早期于占元的七小福，雖然未曾見過洪金寶、成龍等童年面目，也知道一眾武打明星都同樣出自荔園這家「京劇少林寺」。除了梅艷芳、粉菊花、七小福，T叔還讚歎邱德根，要不是他建有荔園，今日電影娛樂圈一定沒有那麼熱鬧。

T叔說荔園當時入場費只收幾角錢，有好幾次入場隨票還贈送一枚「人造鑽石」，進場後劇團則任由觀眾免費欣賞，辛苦經營由此可見了；園中大象天奴有賴觀眾餵蕉填腹，餓到一身瘦骨，象瘦主人羞，誰不知主人亦有難言之隱。T叔說荔園跟今日一些主題公園的富裕景象可謂天淵之別，但是艱苦年代的基層還有他們付得起消費的娛樂享受。



●荔園正門和粉菊花京劇團其中幾個小演員。作者供圖

T叔當時最感興趣的還是粉菊花的京劇，比起時代曲，京劇觀眾就少得可憐，而且捧場者都是清一色老伯伯，像T叔二十出頭這年紀的真的數不出兩三個，T叔當時真為演員的前途感到憂慮，真沒想到劇團中與梅艷芳同輩的董瑋、惠天賜、惠英紅等小演員，日後在影視圈中如此活躍。

T叔最懷念《拾玉鐲》的小花旦王雪燕和反串花臉的姜振亭及反串老生的康玉釧，



百家廊 付秀宏

# 孩子心裏的昆蟲世界

我在作文課上講了一個「速凍螞蟻」的故事，要求同學們按自己的想像進行寫作。很多同學都是順向思維，並沒有太多新意，卻有一位同學另闢蹊徑，來了一個逆向思維。後來他解釋說：「老師，您不是要求——按自己的想像進行寫作嗎？我想，您的故事是一隻小螞蟻被人做了冷凍試驗，我就想繼續編下去。小螞蟻因這次挫折，擁有了超凡能力——牠成為了超級冷凍大師，能冷凍萬物……這樣，牠就從「被凍」者變成了「主凍」者。」

我不由拍案叫絕，好一個從被動者變成了主動者！請讀這位同學的作文《螞蟻速凍大師》：從前，有一隻小螞蟻，因牠十分弱小，到處遊歷。不幸的是，卻被一個叫賽恩的人做了冷凍實驗。牠在冷凍室被凍了一分鐘，很快賽恩打開了冷凍門……

經歷了這次災難，小螞蟻的性格變得偏執。一次，小螞蟻遇到一隻威猛的大青蛙。突然，小螞蟻無所畏懼地用頭上的觸角向大青蛙衝過去。大青蛙咆哮着：「你真是膽大包天，死到臨頭了，還不量力！」

當大青蛙的長舌將要搭到螞蟻觸角時，大青蛙猛然感到一陣徹骨涼意。大青蛙美味的午餐沒吃成，卻被神奇力量凍成了一座冰雕！「撲——卡！」剛才還活蹦亂跳的大青蛙瞬間失去了生命，螞蟻又喜又驚，甚至還有點害怕。驀然，小螞蟻想起——自己每天晚上對着流星，一邊祈願一邊詛咒：自己無往而不利，賽恩變成大笨蛙。難道是流星回應了牠的許願和詛咒，於是自己就擁有了「點物成冰術」？！

果真不錯，螞蟻已什麼也不怕了，牠成了天下無敵的「速凍大師」。什麼惡人想作踐牠，牠就把什麼惡人凍起來；什麼猛禽走獸想踩牠，牠就把什麼猛禽走獸凍起來；什麼昆蟲想跟牠打架，牠還把什麼昆蟲凍起來。

雖沒了敵人和危險的降臨，但牠卻變得愈來愈不開心的。因為，當螞蟻冷凍萬物的頻率不斷增高時，牠的心已變得冷酷無比。牠無力控制自己殺戮心，和好朋友握手時，牠們被凍住；牠想吃食物時，食物也被凍住。

最終，小螞蟻被活活餓死，牠死前深深後悔，但為時已晚。

聽我朗讀完這位同學的作文，同學們熱烈鼓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作文的結局是那麼富有深意，其中的哲理讓人嘆服。

短暫沉默之後，另一位女同學舉手，講出了自己的構思：小螞蟻被人做了冷凍試驗，那個試驗者卻被上蒼變成了小螞蟻。她的焦點在於——一個人拿別人的生命開玩笑，上蒼就可能拿誰的生命開玩笑。

這位女同學的精彩表述如下：「啊啊啊，天道好輪迴，蒼天繞過誰？」老實說，我隨手凍了一下螞蟻，就被變身為小螞蟻，這是哪個世界的懲罰策略？我竟然有些忿忿狀。「做人得有個人樣兒，你改天再隨意殘害生命，蒼天再看不過了，就會把咱倆的位置互換一下，永遠不變了。今天呢，只是讓你體驗一下當小螞蟻的感覺，敲一下警鐘。」我撇撇嘴，不屑地看着這個高大的螞蟻說：「小題大做的傢伙，你嚇唬誰呢？」

「你可以啊？膽子真是肥了，說吧，你這是想一輩子當螞蟻了！」我知道自己今天態度十分不好，本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我只有選擇跑……變身小螞蟻的夢，終使我驚醒。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視昆蟲生命為草芥了。

在我的啟發下，孩子們心底的昆蟲世界逐漸被打開，甚至架通了人與昆蟲天地的無限連通。最為出色的是，有一位同學寫了一篇變身為螞蟻的作文，名為《我是一隻鐵蝴蝶》：我捧着《花卉大全》，津津有味地看着。晚9點了，明天還要上學，洗洗睡吧。我在衛生間裏，從鏡中看到了一隻蝴蝶。每當我一伸手，那蝴蝶便一起伸手，真奇怪了。

聽爺爺說，人的蝴蝶手為心意拳之法。可這蝴蝶的蝴蝶手，又怎樣呢？我好奇地用手再次指向鏡中，竟看到蝴蝶破鏡飛出。蝴蝶翅膀閃動的風，產生巨大氣流，我倏地感到身體被挾裹着，鑽進了蝴蝶的身體。蝴蝶變得厚實無比，像鐵一樣，似能反彈出回聲。

突然，眼前又一黑，我再一睜眼，看到了一片花海，但所有的花都生出了身上是一塊塊的黑斑，幾近枯萎。曾看過一本小说，馬來西亞有種鐵蝴蝶，能飛在冬日裏，也能飛在春風裏，能給任何地方的花卉帶來生機。

「我就這樣不在了？」卻覺身後重重疊疊，多了無數對厚實漂亮的翅膀。蝴蝶們圍着我說：「首領，人心貴在有誠，貴在敢於犧牲，您帶領我們——去席捲全球花卉的黑斑病吧，這也許就是花卉自己怎麼也撲不滅的『新冠病毒』啊！」我問：「用自己生命去拯救花卉，你們不怕回不來嗎？」蝴蝶們說：「人活得應該有意義，世界上花卉被黑斑病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們用善的力量去維護美，死而無憾！」

面對觸目驚心的殃禍，鐵蝴蝶身在此間，感同身受，赴難救災，讓世界復歸清明。「失去自我我不恐怖，我們要用人心慰藉花心，雖黑暗遍布，但能讓我們自己透明之心。蝶心齊，泰山移。」我的話語，為成千上萬隻蝴蝶增添了一筆靈動的精彩！

一隻又一隻鐵蝴蝶，與我追隨，灑下用心血化成的滴滴甘露。低頭看花卉，花瓣窸窣窸窣響着，像從鏡子裏長出的綠網。有救了，在花卉復榮的背景上，鐵蝴蝶們身體裏像貯藏着一口生長力氣的井。上着被感化，黑斑病消失了，花朵們笑了，世界一片和諧。我身為鐵蝴蝶的我，高興得笑出了聲兒。我睜開眼，發現自己趴在書桌前。抬起身，掃一眼書，書頁上寫着「花心通人心」的題目……學生們太有智慧了！尤其是這個孩子，把當今世界的新冠病毒與花卉黑斑病巧妙比擬，或將心中的抗疫勇士、基層醫護者與首領蝴蝶、眾蝴蝶兩兩對應，真可謂推陳出新，令人眼前豁然大亮！

讓兒童在作文中學會與世界對話，太有意思了。同學們在寫作主題中，都擁有一顆真摯的童心，關注、體驗昆蟲的生活，聆聽昆蟲的聲音、探索昆蟲的奧秘，昇華尊重動物、關愛動物情感。學生們一定會長大，也難以回到小時候，但他們完全可以回歸昆蟲世界，虛擬牠們的喜怒哀樂。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半邊天」的作用

看女性傳記，除了看到這些傑出女性如何在當時女性受歧視、受壓迫的傳統觀念下，勇敢地站出來爭取權益，也看到她們如何喚醒其他女性，並共同對社會作出貢獻。

即使看以男性為主角、諸如《覺醒年代》等在動亂時代的劇集，我也為幾位女性，如陳獨秀夫人高君曼、李大釗夫人趙劭蘭等折服，如果沒有她們任勞任怨打理好一個家，其丈夫們如何能安心於革命事業？丈夫們為國家命運奔走、為公平正義吶喊，妻子們除了擔驚受怕外，還要協助其工作，為其同志通風報信等，甚至因此被牽連而入獄等，也是一種間接付出啊。所以，李大釗犧牲後，趙劭蘭獲追認為中共黨員，就是一種肯定，也可理解為平等的體現。

已故作家張賢亮有書《男人的半邊是女人》，毛澤東雄才偉略，講得更乾脆：婦女能頂半邊天——不但是男人的一半，更是社會的一半——這也符合事實，在全球或中國男女人口比例上，以每100名女性為例，男性對女性的比例是104或105，男性稍多；香港情況雖然相反，比例數字是91——有人視之為「性別失衡」，但無論男稍多或女稍多，

大致上是「一半一半」。

那麼，既然世界主要由兩性性別的人類組成，另一半的聲音或意見不獲傾聽，政策就可能不夠全面；另一半的作用不被看見或不獲肯定，社會或家庭就很難和諧。

其實，在歐美，不少國家或大機構都規定，在高級職位或最高決策層中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參與，除了體現西方社會流行的「政治正確性」外，其實也有經濟實效。近年不是流行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嗎？除了鼓勵充分利用女性勞動力外，更兼顧女性消費者的需要。所以，任何施政者，如果討論政策時多一把女性聲音，從女性角度去反映女性的想法和需要，就不會作出一面倒的以男性思維為中心的失衡決策，注定不得（女）人心。

在戰爭年代，女性限於體力和生理結構，在戰場上或體力上不如男人跑得快，但在家務細節和安慰人方面，卻可以其細緻、柔和的手法而發揮作用。

進入和平年代，尤其是今日進入服務型社會的香港，女性相對善解人意的特性和較佳的語言表達能力，職業優勢更明顯。然而，觀乎今日香港，以政府問責高官男女比例而言，明顯比回歸初期低了。原因當然很多，卻是一個指標，應該認真視之，並設法改善。



琴台客聚 伍卓泉

# 我家寶貝上頭條

我們這一趟的長途旅行，為之最高興的成員大抵是我已養了9年才第一次跟我出遠門的狗寶貝貝貝。貝貝的待遇自出門伊始就比牠的兩隻「雙小」——燕婷家的狗寶貝要好得多，因為牠性格比較乖巧溫順，自小就得很燕婷的寵愛，一路上牠的雙小們都被關着，貝貝卻被燕婷給予優待，挨在我身邊，和我一同坐在燕婷的新房車裏最舒適最寬敞的座位上，墊着最柔軟的氈子，在最佳的位置上欣賞車窗外的美景。待到抵達目的地，貝貝享受的待遇亦到達了牠「汪生」的巔峰。

從很多年前開始到現今，娛樂圈有一著名的汪姓大咖因為每次要發布自己的新聞的時候都被別的人或別的事搶佔了頭條，因此一直被圈內圈外的人當作笑料調侃。而貝貝卻是此「汪」非彼「汪」：牠在平潭島居然上了一次報紙的頭條。

如今房車旅遊在中國方興未艾，平潭因為要打國際旅遊牌，亦開始緊跟潮流在建設吸引遊客的房車營地。在氣溫偏低的淡季到平潭島旅遊的人不多，開房車去旅遊的更少，於是我們一到平潭，便引起了觸覺敏銳的新聞人的注意，一番採訪下來，燕婷的房車「大白」和我們的一些遊客照隨着訪談文章登上了當地報紙的頭條，而貝貝的身影因為佔據了每張照片的「C位」，不經意地就成了頭條裏的頭條。

與欣桐相識，便是因為這個「頭條」。欣桐是當地報社的副刊編輯，她有一雙被人盛讚的美麗的手，這雙手會寫很漂亮的文字，曾獲得第8屆冰心文學獎；她有一頭烏黑秀麗的頭髮，她永遠會用不同的帽子去裝飾她的頭髮；她有一對善於發現的黑珍珠般的眼睛——就是因為這對善於發現的眼睛，所以她敏銳地捕捉到了「作家+房車」自駕遊這個新聞點，給我們二人一「汪」來了個被朋友們調侃為「出去旅遊就上了頭條」的勝過某大明星的專訪。

據說欣桐是一個非常傳奇的女子，她和她丈夫是平潭版的《外來媳婦本地郎》，龍兄向我們介紹欣桐的第一句話就是：「她到平潭來嫁給了一個包工頭。」欣桐是四川人，卻說得一口地道的平潭話，連一些當地人都不明白的俚語她都知道，她對平潭的歷史和民俗文化都深有研究，連

一些當地人都不知道的典故她也知道，她不擅廚藝，卻能品美食，自稱老饕一枚，寫的美食文章能讓人跟着她筆下的「舌頭」流口水。然而為什麼這樣美麗又有才華的川妹子要跨越萬水千山來到世人眼裏的偏遠海島上嫁給一個「包工頭」呢？別人問了，欣桐也不說，便成了一個謎。

朋友們大多能了解的作為外來媳婦的欣桐，除了她寫下的一篇篇漂亮的文章，便是她在人前流露的那些真性情，和大家恣意灑脫的嬉笑，以及她與她的在鄉下生活了一輩子的，滿腦子男尊女卑思想的家婆鬥智鬥勇，爭取自己的獨立自由，和家婆從「敵人」變成真正的親人的那些小故事。

在平潭島遊覽了幾天，朋友帶我們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未經開發的處女地，山丘、海灘、岩石，處處與從前所見不同，到每一處遊玩的過程都像是在探索一個美麗的自然之謎，每一處都能給人帶來驚喜的感覺。

平潭的外來媳婦欣桐亦如是。其實對於「謎」，我們不必都要去解開，只需享受不解之謎帶給我們的種種驚喜就好。（平潭漫遊記之五）

我們不必都要去解開，只需享受不解之謎帶給我們的種種驚喜就好。（平潭漫遊記之五）

我們不必都要去解開，只需享受不解之謎帶給我們的種種驚喜就好。（平潭漫遊記之五）

我們不必都要去解開，只需享受不解之謎帶給我們的種種驚喜就好。（平潭漫遊記之五）

我們不必都要去解開，只需享受不解之謎帶給我們的種種驚喜就好。（平潭漫遊記之五）